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香祖筆記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駱鐘球

香祖筆記卷七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越處女與勾踐論劔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猶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

中歌耳晉樂志以為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横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辭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譔墓誌之始

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為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象著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蘖之蘖又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作麋終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為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削

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据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子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劉考功公㦸董侍御玉虬皆為捧腹而踶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故實

後觀鄴中記云魏宫中有緑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因效而為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孟郊詩皆可一噱

仙人屏絶塵壒游於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婬舍及婆子燒菴公案復是何理恐妄解禪縛

適爲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𧰼口也

謝在杭丈海披沙云虱瘕黄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糸蟲獺爪治之蝙食蟲藍汁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失爲賢者而黨於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為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與段柯古天帝白鶴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業矛少時為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與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

附識於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遷過海頗濵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録云古度樹一呼那子故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子也南人又號曰柁（日亞反）其實大如櫻桃黄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支有大如鷄卵者其肪瑩白如水精

鹽煑於海惟河東寧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元人西使記言過纏掃兒城徧山皆鹽如水精狀此則真鹽山且

虛谷間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於淺瀨但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於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李龏至作翦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

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死龍子（北蚓子差小用未經鹽醬者）連肉火煅存性罨冷地用盞蓋覆候冷取出碾為末滲患處又一方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烟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

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灸痛痛者灸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為末麤者熱湯洗之細者香油調搽已上諸方見黎洲閒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嘗見一貴人買得紫窑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價

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可謂妙於形容唐時謂之秘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閣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祚予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彛尊京邸見之眞奇物也檢討請予賦詩既為作長句又題一絶句云南唐寶石刼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

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為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峰葢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名釋注釋迦為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為釋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

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炯健菴尚書次子也歲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百金為倡一時皆樂佽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甓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為言令詬怒欲申請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辭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

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為清要吳郡顧松交予咸儀來貴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為之絶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稗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為户部侍郎七年屏絶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為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户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藥石也余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關治體之論故追記之趙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州軍資庫揚州瓊花天下秖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隨筆所記仁宗慶歷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

嗅之如沈速香其木在地中横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黄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而難入苗人解為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沈香者此則不可恍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見霏雪録

上東巡幸曲阜謁
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三拜禮留
御前曲柄繖於大成殿
命家祭即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
按宋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月
仁宗特行再拜禮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盛典衍聖
公孔毓圻疏請翰林院庶吉士孫致彌乙丑進士金居
敬金予之門人纂修書成金已前授靈丘縣知縣卒於官孫

先以無妄詿誤至是復官授編修云

木鷩子入藥能殺人見霏雪録

康熙己卯

南廵視河工廻蹕有

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邗徐路鳯闕龍樓計日還㑹予以御史大夫被

旨與大司徒陳公（廷敬）大宗伯張公（英）大司空王公（鴻緒）入直南書房因獲恭睹共嘆為太平和吉之音云

呂宋國所產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余既詳之前卷近京師又有製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瓈為缾貯之缾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緑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以象齒為匙就鼻嗅之還納於缾皆内府製造民間亦咸仿而為之終不及

古來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學士學士皆五品其後加尚書侍郎始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楊輩結銜皆云

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今内閣結銜移大學士於

上而云兼某部尚書學士兼侍郎亦然與古制異

甲申七月門人李子來兆復自奉天少京兆遷少廷尉歸

京師遺松花硯一紺色白文偏體作雲錦形試之細潤

宜墨類端溪之下嵒後有續硯譜者品當列洮河龍尾

紅絲之上

李林甫外傳言有術士説安禄山常有五百銅頭鐵額

人侍其左右一日請林甫宴令術士窺之見一童子捧

香爐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許林甫三百年後白日上昇及為相二十年復見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約矣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義何所取而小說往往記林甫後身有為斗為倡之說詎盡誣耶

唐高宗將立武氏謀之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將廢太子瑛兄弟未決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問外人姦臣誤國先後一轍如此

予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闈牘爲座主浦阪御史大夫杜公篤祜字振門房師壽春侍御夏公人佺字敬孚所賞異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縣令李應軫者高郵人與夏公爲淮南鄉里年七十矣私於夏公曰某老矣日暮途遠使元出本房差慰遲暮公能相讓則爽世之感也請至再三夏公乃許之其首薦即昌樂滕國相字和梅也已擬第六與予皆習毛詩杜公甚難之而李請益堅杜憐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時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

榜後旅謁杜公頗悔之語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後十年而予銓授揚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餘矣其子為州役窘辱屬予讞其事李憶往事殊惴惴予顧力直其子而痛懲州役且戒州守吳君之俊後為東昌府知府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禮吳詣李道予意李感泣遂通閒問陳謝如平生交凡予一生報德不蓄怨皆此類唐摭言載裴垍舉宏辭崔樞考之被落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

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子不敢妄擬古人其存心寧厚勿薄庶不愧耳偶書之以示子孫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鬚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

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四川達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某兄賣身得十二金為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為兄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於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項之婦復甦歸至其家則二人者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嘆異以為

孝友強暴之報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嶽於玉泉院見無憂樹四株後閱內典頻頭婆羅王立瞻婆國婆羅門女為第一夫人生子名無憂又生子名離憂其無憂即阿育王也後王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巳此華樹與我同名心大歡喜益此樹與青柯坪婆羅樹皆西域種然西嶽乃道士所宅絕無蘭若不知以何因緣而有此樹又釋迦譜毘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

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減劉語

本朝新進士臚傳後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編修外餘皆

引見

欽選庶吉士分清漢書與鼎甲三人一體教習順治間

定例清書者陞內閣學士漢書者陞京堂官或徑陞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讀學士陞太常

寺卿左虞孫敬祖以己丑會元至侍讀學士陞通政使臨朐馮易齋相國溥以讀學陞吏部侍郎錢塘黄次辰相國機以讀學陞禮部侍郎是也如滕國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簡白司寇東谷印謙高侍郎念東珩胡學士北菴統虞諸公皆為三院學士三院者國史秘書弘文院也庶吉士則專隸弘文既設内閣遂罷三院不設而别立翰林院以學士掌之

劉宋忠武公沈慶之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

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按客座贅語云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非泛設耳

古有通鳥語牛馬語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為山陰令與會稽太守武陵王紀校獵中道而返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當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鳥獸莫不能語者釋氏戒殺

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遷吏禮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尚書則不復兼按明萬歷中王三渠用賓官南京吏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此其同而異者也若霸州郝恭定惟訥合肥龔端毅鼎孳二公皆不由翰林而為禮書董禮侍安國則旗下人不由科甲錢唐高禮侍士奇則以供奉內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嘗視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揚州入為禮部主事時蘇松詞林甚少現

任數公又皆以奏銷一案詿誤京堂至三品者亦止華亭宋副都直方（徵輿）一人迄今三十載乃極盛其他無論即狀元鼎甲駢肩接踵而身兼會狀兩元者如癸丑韓宗伯慕廬（菼）丙辰彭侍講訪濂（定求）乙丑陸侍講澹成（肯堂）皆是也他如翰林臺省尤衆地氣盛衰信有時哉

近日地氣自江南至江北而揚州為極盛如甲戌顧圖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寶應人榜眼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寶應人會狀兩元及第一時稱科名盛事前

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葢自明時巳然然如直隸之滄州順治丙戌呂讀學顯祖乙未戴少叅王綸皆榜眼及第河南柘城縣康熙甲辰李侍郎元振庚辰王編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即會元也滄州又有丁亥會元李人龍官內閣中書舍人然則堪輿家言信有徵矣

陳後主賚天台智者大師物有中藤紙一墮益六朝語沈后書有赤松澗米五石隋煬帝所䞋衣物又有南榴

夾膝桃一枚村心筆格一枚篆字穀皮屏風一具鷄納
袈裟一領絲布衹支二領銅撥勞一口布三十禪
鳥獸羽毛之奇異者如紅紫鸚鵡五色鸚鵡紅鴿紅鴝
鵒兜黃馬桃紅斑點子花馬朱毛虎山水文豹硃砂衆
綵蝴蝶子或見或聞雜記於池北偶談居易録二書近
日京師金魚顏色種種變化尤爲艷異而白魚硃砂點
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喚喁粲若錦綺
信生物之不可測也聞又有藍其色者惜未見至於鴿

之屬兎之屬亦多異種不能悉記又顧鄰初客座贅語云全椒學博王忠徵曾以禱雨見紅鳶疑是神物非世所恒有萊陽姜如農埰別墅有紅鳶館陳其年維崧檢討詩餘有紫鳶橋未詳出處不敢輒書

杜堇字古狂按字書堇其杏切即烏頭也其汁飲之能殺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張果齒盡黑用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麟以武學生中式

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太醫院醫生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入試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於明代郡縣志書祇取關中諸公所纂如武功平涼朝邑華州等十餘種此外惟崔後渠安陽志章楓山蘭谿志馬應龍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蓮勺紀事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覩顧東橋與陳魯南論修志書云嚴介谿袁州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鄒二泉許

州志各有義例須取參訂已上諸志則又予所未聞未見者東橋先生平生傲睨相髙及撫楚被旨修承天志大又忤世宗真所謂豪傑之士矣

登髙能賦自是佳話若蘭亭之集古今艷之然詩不成受罰者若干人殊煞風景乃亦有不識字不成詩傳之於後反成佳話者如唐人韋蟾嘲李瑒詩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壻書字才能記姓名宋人釣臺詩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字壓崔嵬

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政使希仁題詩光世能書亦復尋常未必如此令人解頤也

遯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硃字數行或評史或闕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幷以入梓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見劉欽謨昌官河南督學時所

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勸宋牧仲開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亦遡園先生之意又嘗觀表中郎所刻宋鏡摘錄亦復如是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金陵許尚寶石城先生穀年二十中嘉靖乙酉鄉試乙未南宫第一壽八十餘及見萬歷乙酉後輩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濟萬歷戊戌進士壽近百歲及見順治戊戌後輩姚公與先祖贈尚書公為浙藩左右使同僚

壽亦相埒鼎革後尚有書問往來今又五十餘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順治八年辛卯中鄉試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年去辛卯止八載耳不知假我數年猶及見之否然釋氏石火電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對全椒人榜眼及第詩未入格而頗有勝情予官揚州時常與共客儀真一日過予客園置酒酒閒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數事皆即事漫興之語令人解頤尚記其一則云少陵云一洗萬古凡馬空

東坡云筆所未到氣已吞才人須具此胸次落筆自爾不凡惟阮亭可以語此頃之爭衣領上偶見一蟻卽又云宰官衣領驀上一蟻子此正須耐煩以為勝俗客耳雖偶然游戲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賦絕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附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僻屋三間分兩頭及笋綫綫分餅日閉門黃葉著書秋鳴嘘山名園中小斜日森碧篠人影參差曲岸頭頃刻疾書兩凡墨山蟬墮地數聲秋又二首不具

錄詳鑑江倡和集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貞白或云顧況而周暉金陵瑣事言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瘞鶴銘皆其遺跡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歷引黃長睿以至都元敬諸家之説斷以為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予門人淮陰張力臣弨作瘞鶴銘辯援据甚博予以遺新安張山來潮刻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垣尚書製爲修煉者用箋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於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按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搆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又升菴先生後神樓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樓等句亦未詳其形製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

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

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

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几上一石欲買之凡數至主人故高其直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嘆曰此至寶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時輙有紅蟢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蟢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而去

史癡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詩畫樂府妻號樂清道人姬人何號白雲善畫工篆書通音律琵琶得兩京國工

張祿之傳翁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絃索嘗訪沈石田於吳中不值見堂中幛絹素尚未渲染輒濡墨縱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石田歸見之曰吾吳中無如此人必金陵史癡也亟追邀之相見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後返

明代冊使至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於邸刺稱某王拜三字而已應天鄉試榜後魏國公例設宴中山府第邀集新舉人亦惟書魏國公拜四字於刺不書姓名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慄其年後至贈余詩曰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劉公㦛曰采明珠耀桂旗麗矣式乖而兕拜或揚袂從風如欲仙去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崖適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香祖筆記卷七

香祖筆記卷八

刑部尚書王士禛　撰

陳霆字水南吳興人著兩山墨談甚有義理閱金陵瑣事始詳其本末霆字震伯僦居白下又著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嘗作詞弔張麗華云麗華死於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也今祠亦不復存

成弘間留都扇骨以李昭製者為最見顧東江清集往徐健菴司寇為宮坊時贈予金陵仰氏扇予謝以詩有舊京扇貴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問李昭出處予但據東江集答之後閱金陵瑣事乃詳李昭李贊蔣誠三人製扇骨最精徐守素蔣徹李信修補古銅器如神恨昔者不能舉此應之信彊記之難也

張遺字瑤星金陵遺民也居棲霞一小菴數十年不入城市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史乘惜未

版行凡所撰著稱白雲自怡年九十而終四十年前游東萊時先兄西樵亦客萊相友善及予在邗江數客金陵未及見之盋己禁足攝山矣予撰古懽録亦遺此人故著於此

明時欽差行人吳惠葬劉真人於留都鳳臺門外壙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盋上刻王真人玉冠五字此與王喬玉棺相似玉冠尤為新異

舊例科場進呈試録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

為點定自萬歴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當歸一兩荆芥一兩酒一鍾水一鍾煎服立

止

撫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學生倪其用當歸末阿魏丸之

白滚湯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黄花地丁搗取自然汁一酒盞加蜂蜜少許

服之神效

濕痰腫痛不能行用豨薟草水紅花蘿蔔英白金鳯花

水龍骨花椒槐條蒼朮金銀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處水稍温即洗之

治小腸疝氣烏藥六錢天門冬五錢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錢研細以龍眼肉包之細嚼嚥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將瘤頂稍稍撥開油皮勿令見血細研銅緑少許放撥開處以膏藥貼之

接骨方土鼈用新瓦焙乾半兩錢醋淬七次自然銅乳

香没藥茱萸子仁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下上體傷食後服下體傷空心服

治疫腫頭面方金銀花二兩濃煎一盞服之腫立消

針入腹用櫟炭末三錢井水調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門外引下已上俱出正續金陵瑣事

沈石田周千支八字與明英宗同

明寧國大長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

吞之一瓷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酒盡不

復見

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塵觀世音像趺坐如生面目衣裓如畫又南唐元宗時溧水桑樹生須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裓宛然其色如純漆光可以鑑

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於世近吳門又有合刻惟胡書世罕傳之聞江陰李忠毅家（應昇）有藏本廿年前屬江陰令陸雲士（次雲）訪之久不見報又屬門人楊侍講賓實（名時）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

彊記工篆隷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
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使篆太學石
經因復官任華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相王
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謏其壽可百四十惟百
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臟腑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
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癡絶可笑杜牧詩百
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

喻正為此輩棒喝

顧鄰初云沈約宋書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廣陵於一士大夫家見趙松雪家書凡哥字皆作歌字益古通用也

捨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為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張文選公選九徵博物君子也嘗題予過江入吳兩

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此語可與解人道

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茗文琬劉公㦷體仁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茗文出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孔平仲雜記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汪茗文赴京師過揚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悉泉五壜寄

家西樵凡汪以道遠稍難之予笑謂曰汪大乃成俗吏

汪亦一笑許之後記其事於說鈴

宋時徑山僧行園為蛇傷足一夾方僧為治之先汲淨水洗患處易水數斛令腐膿敗肉悉去瘡上白筋見乃挹以軟帛以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湧明日淨洗敷藥如初一月毒盡肉生平復如舊其方乃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見談藪

宋制軍營中有天王堂小說亦屢載之不知何天王也

談藪云唐天寶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詔不空三藏誦仁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問不空曰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耳後安西奏見神人破賊城上天王見形圖形上進因詔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佛寺亦然宋時沿之入軍營也又括異志言宋建炎中敵將屠秀州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懼而引去因建天王樓於城西北隅

汪鈍翁琬嘗問于王孟濟名何以孟不及王于曰正以

襄陽未能脫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予又嘗謂鈍翁李長吉詩云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云王右丞韋蘇州趣味澄敻如清沇之貫達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並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惟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並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絶思王而下楨為獨步殊似囈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泰

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絶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習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甚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於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時方髫齔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數歲時屢夢坐園亭上有五色異禽小於鸜鵒羽毛甚麗羣飛亭中或集於肩或投於懷馴擾不去又兩

夢有人贈一奩墨開之有異香既覺為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順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讀書倦而假寐夢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闈中題乎乃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詩經題乃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叩其餘則不應及八月入闈首題果符其夢頌題則聖敬日躋及明年壬辰會試頌題乃維清緝熙二句也予中是科鄉試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進士神所告乃予兄弟鄉會試首尾二題也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遊京師必謁龔端毅鼎孶公次即謁長洲汪苕文琬潁川劉公㦸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維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部劉公户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為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㦸曰吾二人或駮之或揚之皆尋常耳惟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㦸亦為之絕倒

交趾老道士結廬潮州之金山年已百歲養一雞大如

幺鳳置枕中鳴即睡覺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一

龜如錢大置金合子中子門人東莞令錢蕆山以𨚫曰雞

陽精也胡孫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

損也其言甚有理致

嶺海見聞云蚌聞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

秋無月則蚌無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

蚌曬珠也珠之名類不一有精珠褪光珠璫珠走珠滑

珠𤥭砢珠官雨珠税珠蔥符珠珠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寳珠合浦人以珠為貴生男曰珠兒生女曰珠孃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黄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黄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劏者香與木雜劏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

楠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椰杯見毒則裂嶺南人多製為食器以辟蠱

永安產燭竹文信公駐軍時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絙組虎豹觸之不得脫斃乃食之

瓊州黎峒有黎長統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長家有古礶傳為祖先所遺非陶非石天欲雨則先鳴官軍將入山則大鳴

廣州之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海市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倐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黃太沖宗羲亦言寧波有海市葢東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見以四五月廣見以正月初旬三日是小異耳鄞之見不言定期

嶺海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榦類珊瑚尾如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於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過尺許以鐵網取之在水則軟見風則堅初白漸黄得日色乃殷紅如丹砂按王濟雨舟所記云官横州於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予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乃木本非玉石之屬但以鐵培護其根則茂與他樹以水澆灌者差異

與前所云云不類豈名同實兩種耶

嶺海見聞云香樹榦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絶句於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為陳

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惟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嘆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為浩歎觀唐明皇過魯謁孔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

聖駕東巡謁闕里

聖廟載謁孔林

特命戶部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輪奐一新

賜孔氏子孫十餘人為五經博士等官

特賜御用曲柄傘於大成殿此又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故觀於文教之興廢盛衰而世之治亂可知矣

周郭威親征慕容彥超至兖州夢文宣王明日攻其城入之過夫子廟叩首再拜且諭近臣曰夫子聖人百王取則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

本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而不知始於後

周也

越處女對勾踐曰見之如好婦奪之似懼虎沓之如日偏如滕兎此即處女脫兎之喻而語益竒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鴨血灌之即瘥

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傷用獨殼大栗研乾末敷之立愈

治喉痺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擂細入鹽霜梅肉煮酒

各少許調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刷患處吐痰即消
惡瘡腫毒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鷺鷥膝搗
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
瘡頭傅之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鵞涎灌之即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采藕節研細
熱酒調服果愈
治病眼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

露中一夜曉取肉化為水滴目則障自消

治嗽驗方香櫞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礶內煑令熟爛自黄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飲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即愈已上俱出養疴漫筆

予平生為詩不喜次韻不喜集句不喜數豐前韻惟少

時有集黄山谷詩一絶云（誚人送梅）榨頭夜雨排簷滴誰與愁眉唱一杯瘦盡腰圍怯風景城南名士遣春來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詩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為徐公肅都憲作又徐亞卿原一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健菴司寇初字同公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立齋亦為都憲健菴亦為亞卿何其脗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陳輔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為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黄是師是章惇之甥也以二女妻頻濱子适遜哲宗時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後知定州辛東坡皆有尺牘與之元人吳師道跋云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予撰古懽録取師是而遺輔之此詩尤為可愛特書之

吳師道禮部集有云江陰趙彦衛作西漢定安公補紀

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
年書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義意亦美矣按孺子
嬰宣帝元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漢之近親非若呂后
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
改元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儼然為天下之君矣
莽篡而猶存莽滅而復為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
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系正統之年而注其下
如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猶有可議

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萬户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定安公乃莽所加豈得仍其偽號竊謂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京師存其故稱紀其實地庶幾得之或曰其後方望立嬰為帝而元滅之當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書法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元更始遣兵擊

斬望嬰并遇害

釋典維云出家即羅睺羅佛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揵連作阿闍黎故沙門以和尚為尊貴之稱

佛姨母瞿曇彌欲出家如來不許謂阿難言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穀復敗又言我之正法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

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一作憍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如來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除饉女皆長老久修梵行而如來難之且如此後之人談何容易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釋氏因果論之不知往刼是何福德也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啟中户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為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

遂為潘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於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為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儆飲其宅或拾一錦鞋於内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其夙有違言遣人名之中表懼祈哀於澤清之母為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逐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

淮澤清逆降歸於京師以叛案有運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唐書言孟浩然與給事中王維善維私邀入内直會明皇至浩然倉卒避匿牀下帝問知之喜曰朕聞其名久恨未見耳立名見問所爲詩云云而北夢瑣言以爲李白誤

盧沉爲舉子於滙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廻避緣此受知擢第賈島温飛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長江方

城之謫此可為輕薄之戒又孟宏微郎中者性誕妄因次對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貶

丹青樹出終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啟事用門狀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謁之名刺也上書其官謹祇候其官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見東都時蘇王諸名公門狀一卷率皆手書古人鄭重不苟如此今則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

為刺史官庶常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臺惟南牀最尊重每會集南牀不笑南牀笑則皆大笑謂之鬨堂

唐相國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國公志玄之後志玄本臨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墳墓在荆州其稱臨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與鄒平無涉不知何以封鄒平公今鄒平縣西北地名段家

橋謂是文昌故居傳會不足信也予成式柯古罷江州刺史居襄陽與李商隱溫飛卿倡和故號漢上題襟集然柯古著酉陽雜俎多言齊州事如長白山沙彌二桃之類皆在鄒平

唐華原柳氏家法為士族之冠公綽公權已下至玭皆然玭家竄婢猶不屑奉侍賣絹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負國賊柳璨乃生其族卒與張廷範輩同誅死未足酬衣冠之禍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論未必盡然若桓

彝為晉忠臣而溫與宏繼世為逆郗鑒郗愔之生超盧懐慎盧奕之生杞皆其類歟每讀史輒為三嘆

金陵胡宗仁字彭舉以畫名亦工詩與竟陵鍾伯敬為友嘗有與鍾書云兄弟子姪皆耽作畫蓬門晝掩茗椀鑪香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連寧復過之其子玉昆字元潤亦工畫嘗寫杭州宋宫古梅予題絶句云風雨厓山事渺然故宫疎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裏留伴冬青哭杜鵑故友合肥李文定

容齋天韻極愛此詩常諷詠之昔人謂沈石田相城喬木代禪吟寫此後惟金陵胡氏足以繼之

張遺瑤星題程青谿侍郎正揆畫云唐六如畫學周東村不啻過之只為胸中多數百卷書耳予評陳户部子文奕禧書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畫梅又取鍾山梅瓣粘於便面以筆添枝榦其上極有生韻時號姚梅人多效為之渠丘張杞園貞孔目仿作甚工

白樂天詩吳孃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可吟誦又近人詩云東風誰唱吳孃曲暮雨瀟瀟闇禁城予亦有二絶句云波遶雷塘一帶流至今水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孃曲暮雨瀟瀟水閣頭七載離筵唤奈何玉壺紅淚歛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孃一曲歌

鷗字列子作漚盖古通用色皆白獨莆田九鯉湖鷗作粉紅色隋宦者劉繼詮獻芙蓉鷗二十四隻色如芙蓉

疑即此種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謝表高常侍集有謝封丘縣尉表則縣尉亦得上表矣

燕窩從海舶來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白者能愈瘀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

人參益人沙參元參性雖寒凉亦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温補故也生於土為人參生於水為海參故海參以遼海者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閨閣詩文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詩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餘卷自廿一史已下劉觀采摭可稱宏博精覈而說部尤搿獲為古人所未有今畧其書目載於此班昭漢書異姓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漢書天文志一卷班昭補列女傳一卷班昭女誡一卷班昭幽通賦注一卷衛鑠筆陣圖一卷蘇蕙璇璣圖一卷宋若莘女論語一卷侯莫陳邈妻女孝經一卷預浩或作諭浩女木經一卷李清照打馬圖一

卷沈俶諧史一卷龍輔女紅餘志一卷管道昇墨竹譜一卷鄭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內訓一卷仁孝徐后勸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勸善感應一卷章聖蔣太后女訓一卷楊慎妻黃氏錦字書一卷王鳳嫻東歸紀事一卷盧江王夫人燈花占一卷張淑娛刺繡圖一卷邢慈靜邢太僕侗之妹黔途畧一卷徐淑英女誡雜論卷一徐德英革除紀一卷筆洞細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瑣事一卷方維儀尼說七感一卷方維儀宮閨詩評一

卷顧若璞往生紀實一卷倪仁吉宮意圖題語一卷陳結璘牡丹亭牌譜一卷胡貞波古牌譜上下卷李嫺學古餘論一卷李嫺前因紀一卷王端淑詩緯序論一卷陶姮儀放生約一卷董白奩艷上中下卷尼超衍密印語録一卷尼濟印仁風語録一卷尼自如語録一卷計五十六卷其全書今藏篋笥無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已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呼為務亦非又稱為武五代史偽梁朱温時司天

監上言日辰内戌字請改為武蓋温文名誠戌字類成故司天監以此諱之今吴中術士尚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作非非國語嗣是劉章慶槃皆有非非國語見張合宙載今不盡傳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與梁師成自謂蘇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獻文忠乃為寺人祖禰乎

宙載云書册為水潦所浸可於大甑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鎮平處逮乾色雖微漬而無損壞

宙載張鐸僉事言鴿能辟小兒疳氣當多置房養之清晨令兒開房放鴿其氣著面則無疳疾

南園漫録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菌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囿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别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温飛卿以蒼耳子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彬取作一

聯云道上鉤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吾行下句即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

碧里雜存云鍾山孝陵即梁寶誌公瘞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誌公水亦隨往太祖異之為建靈谷寺歲命太常祭焉

見只編言陳水南霆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改馬令書以為唐餘紀傳猶蕭常改三國蜀志為續後漢書也讀

吳越備史昇本安吉砦將潘某之子姓實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纂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後耳云云予按吳越與南唐世為仇備史之言未可遽信詎可據為實録以𩃬水南耶

漢鄜閣銘在寧羌州州西甚在五丁峽西南予嘗過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訪碑刻所在殊以為憾

甲申八月禮部尚書韓菼卒於位公長洲人中康熙癸丑會狀兩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内閣學士予

假歸乙亥奉

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卜筮名吳中韓問之曰公此行

官至尚書然癸未即當南歸過此不能歸矣韓入都累

遷禮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嬰疾乞假未

允甲申病增劇再疏告老

命在任調理至是卒公平素為予述屠言且云過癸未

不歸豈遂死耶王大司空鴻緒時同被

召命聞屠語人曰韓公此行不歸矣果驗屠亦以癸未

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於

保和殿頒賜

御書大理少卿臣李斯義得臨黄庭堅書一幅其詩云

談經草檄鬢華生初擁閩山傳節行江入桐廬青欲斷

溪從劒浦碧來迎茶雖戶種租宜薄鹽不家煎價賴平

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豈為遠人輕四十三年十一月

李以副都御史遷福建巡撫前詩竟為之讖云

香祖筆記卷八

香祖筆記卷九

刑部尚書王士禛　撰

蜀人射白鷳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䳇作鮓孔雀翡翠為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不有

瑇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纎鱗遇甲子庚申日輙不食謂之瑇瑁齋見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剥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閉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

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虜將軍永平中棄官乞為道士來憇桐栢見剡縣金庭觀石刻妄語可笑梁陳間安得兩沈約皆字休文休文為梁武帝佐命與陳遠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葢道釋好為傅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鶴林玉露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亦可笑
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

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岩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右見鶴林玉露南渡四大家為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尤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魯直謫宜州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謔之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皆驗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紹聖初謫涪州從戎州徽宗即位赦復官建

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記為陳舉所訐覊管宜州竟卒於宜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羅云云乎按此說本之老學菴筆記乃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莘老時貶新州故也

余邑先輩文獻無徵每以為恨故於羣書中遇邑人逸事遺文輒掌録之乙酉再至安德觀永平府志得邑方伯徐公準詩一首盧龍塞云燕呼黑水作盧龍塞北風

沙泣斷蓬漢將已隨羌笛老秦人莫恨久從戎公即詩人夜字東癡之曾祖也萬歷中嘗為永平太守

朱性甫鐵網珊瑚載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傅師墨蹟一絶云積雪陰山欲度難傳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子細看傅師元和間名臣有嶽麓寺長句最佳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

合肥龔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嘗舉以為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細了好打耳

新安門人汪洪度字于鼎夙有詩名嘗有詠一品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緣湛露發艷借恩輝幸自生同蔕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念此亦當歸自注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楊太宰夢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

無本草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黄祖師禪也

謝方山重輝别業杏花村之東有古槐十餘株傳是正德年間物乃總督宣大楊順侍郎故居也楊即殺沈鍊以媚嚴嵩者予徘徊其下顧謂方山曰此樹閱世古矣惜非安石之甘棠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謂第當分正變

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訏士祇謨同定倚聲集予評陳臥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録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別殊亦不解

孫仲謀欲築濡須塢諸將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快語讀之輒為浮一大白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

余家自高曾祖父已來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一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訓示子孫也按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三十六祥未詳所出

又各房正廳一聯云紹祖宗一脉眞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鴟尾之說傳記紛紜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蚴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蟾蛀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脊二說已不同唐會要云漢武栢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

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災又或謂漢栢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尾之象於殿脊二說亦有不同又龍九子一名霸下好負重故為碑座屭好文在碑文兩旁亦出總龜博物志逸篇又云屭贔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於碑文上二說名字亦不同顧鄰初宗伯說畧云霸下未詳屭贔韻會云鼇也一曰雌鼇吳都賦云巨鼇屭贔昆也廣雅云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蜿音螭龍今世石碑上下

四旁率刻螭虎而載石作龜形蓋似贔屭而稍訛霸下則竟不知何狀即龍生九子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

漢光武帝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逸篇又以為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美人首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以巡警則又似鰥魚之屬鰥魚見孔叢子又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今注曰執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青箱雜

記云考工記㮚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思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古詩云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都勝即寶珠山茶

田綸霞雯少司徒為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歸決歲臥疴醫立方以進輒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為天精人參為地精木香為東華童子之類其癖好

新奇如此

秦俗尚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輙麻巾素衣以往余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聞

西廵時民庶迎

駕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處戴白紗帽晉人好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垣崇祖著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

上青天之句而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黄聖人衣白山人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清波雜志載宋乾道中内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極可憎之仍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則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尚白也酉陽雜俎云北朝時徐州角城縣僧尼著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晉卿烟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康熙癸未三月

萬壽節九卿皆進古書書畫為壽此卷蒙納入内府傳
旨云向來進御凡畫槪無收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
特納之仍諭知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内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
殿上出頃刻焚爇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於祠方就
殿址禮拜堦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臾汎濫急見輿
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亦異災也井水出祠北流入明
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

上駐蹕杭州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見於
行宫長次係雙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年七十六
五年七十五率子姪凡十七人孫十八人
賜宴
賜緞錦各一疋又
賜御書扁額一門人瑞見邸報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
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
幾矣

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秋皆登豆乃播種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南去不為災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波雜志言鄭暘叔霧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為五路墨寶既録碑之全文附以己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辯正類為數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秘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呂進伯趙明誠董逌

黄長睿薛紹彭于今獨著鄭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南宋人陳起有寶刻叢編尤為該洽嘗從朱竹垞彝尊見寫本未暇鈔録

濟寧州學武生歐陽溎叩閽自稱大禹之後下其詞巡撫議大禹姒姓歐陽溎狂率冒稱後裔革去武生依律充軍云

明太宗攻濟南鐵鉉出戰倏見有羣僧助戰甚力跡之入大佛山琵琶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汗流浹體

命以鐵撾碎其首像乃唐貞觀時製

歷城穆吏部深字桂陽爲閹寺所中罷歸鬱鬱成疾頷中有一小人騎驢時時往來醫不知其何疾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于白雲湖（在章丘亦名劉郎中泊）得一馬鹿形每宴會則列於筵前負八寶盤崇禎戊寅馬無故自斃未幾濟南陷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尚有古竹

數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環明湖有七橋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濼源石橋曾子固詩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元張文忠養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改為祠明尹恭簡旻宅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邊尚書貢宅在王府前今巡撫衙署有萬卷樓王祭酒雲芝名同先尚書公諱李按察攀龍宅皆在西門外柴市許長史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邊尚書貢別業在張馬泊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十里弔枝菴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殷文莊士儋通樂園在趵突泉西趙尚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山者後改作於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謂湖上樓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舊蹟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曾子固詩層城齊魯衣冠會況有娥英詑世人水經注濼源亦謂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俗人但知呂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詞中大家其母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

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亦詞中大家少與党懷英同學南渡為名臣党入金官翰林學士承旨尤工篆書

德州謝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嘗於城北水次掘得一甕

色黝而光可以鑑畀置於家忽於黝光中見人影細審之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須臾變滅旬日後乃無所睹

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冢中一石桄上鋟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閒門中今古録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為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蹇將晚景對非才云云以挺之為朴謬矣葢以閱道謚清獻而挺之謚清

憲故致此舛訛耳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

畫馮應科筆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邉貢墓在萊

莊劉天民墓在五里溝李攀龍墓在柳溝許邦才墓在

火閘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東有許忠節

公逵祠正統間文清以吏部尚書郭璡薦督學山東文

戍以弘治甲子典山東試得堂邑穆文簡孔暉為解元忠節初令樂陵當劉六之亂破賊全城後與孫忠烈公燧同死宸濠之變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樂陵令行一篇洛文即大復之孫也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畧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

注蘇有以也

王文正不知藥欄之壞而時服其德量陳彭年不知戲宅有石榴樹而人識其躁進其人品異也

宋太宗問杜鎬官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爲對太宗善之蔡邕獨斷曰親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也漢書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然不明著其義當亦稱陛下乘輿之義也邕

又曰陛下者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達尊之意也乘輿出於律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或謂之車駕又曰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行所至也

澶淵之盟既成王欽若進孤注之説而萊公見踈太祖朝盧多遜請移都鎮州經略攻取俟復幽薊則還蹕於

汴此真孤注耳

本朝遇

內朝行慶賀禮則

上拜於

兩宫之門内諸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於門外閣臣亦與馬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於午門最為得體宋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詔皇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范文正仲淹方為秘閣校理上疏請皇

帝率親王皇族於内中上壽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
兩宮壽即今制也事詳儒林公議
無錫馬卅字雲翎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熙
壬子江南鄉試詩有奇氣時時仿李長吉而未竟其才
游京師所皈心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訒菴方藹他無所
詣也歸未幾而病依靈岩毅禪師於栢城菴得領悟一
夕索筆書偈曰刀斫虛空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
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

惡詩相傳流為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為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入祇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於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

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青頭髻為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門以黃羅䕶之傍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譔二侯加封碑文惜二侯之名無考碑文見隨隱漫録据此則宋歷朝之褎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為韓通立傳何所忌諱耶王子融作唐餘録載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褎贈之典有見哉

薛尚功鐘鼎欵識第二卷有濟南鼎二其文如五嶽真形圖薛云是向潘傳本又云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詮釋

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内府矣

楓窻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為婦人之通稱矣

楓牕小牘記東坡一帖録足疾方葳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甫者濟南名士善為詩時有掌兵官逺戍其

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賦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韙之詩見山書隨筆

癸辛雜識言劉羲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為糾謬一書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揮麈錄云蜀人吴縝初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吴縝所著糾繆乃新唐書也予家有舊刻本當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為一書耳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已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已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多大竹常有小鳥翠色飛鳴其間大僅踰婦人釵梁物或結巢堅緻如罘罳似即嶺南之翡翠也柳文暢有詠白蘋洲翡翠詩則不惟粤中有之矣李衛公有桐花鳳賦亦類此歸田錄載宜春

庫有翡翠琖一隻形似碧玉乃所謂翡翠屑金者非此鳥之羽也

越絶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為七人然則舜既徵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説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亾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益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為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岳何為而舉而堯何為而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

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元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

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令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郭文答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予佩此語終身故在世涖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濾忘如海鷗爲晚歲乃爲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爲宵人媒蝎中傷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然適遂其魚鳥之性雖不敢矯情德之亦未嘗以爲怨也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耳

趙德麟侯鯖録以醉鄉日月為皇甫松持正撰誤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衹有七部即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曲阜顔吏部修來光敏手鈔杜蘇黄陸四家歌行而以余詩次其後日雒誦之

古藥方一兩乃今之三兩也隋合三兩為一兩右見江鄰幾雜志及侯鯖録今醫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當驛即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過之題詩驛壁云金雞賜帳事披猖河朔從兹不屬唐却使青騾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當黄旛綽對明皇語也

蜀道有花名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薄間甚艶又有蟲其聲清越如擊磬然子壬子初入蜀曾有絶句云稲熟田家雨又風枝枝龍爪出林紅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黄葉中游宦紀聞載朮福古讖云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後石壁松上生龍爪瑞花其年蕭國梁魁天下

次舉黄定臚傳復第一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想即此花然山中樵蘇習見不知其為可貴也

游宦紀聞記程沙隨治腎虚腰痛方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為末無灰酒調下又記治食生冷心脾痛方用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又沙隨嘗患淋日食白東瓜三大甌而愈

干支即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余昔閲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

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葢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觀此則知余前疑不誤而是時中國方禁錮蘇黄文章字畫豈不為島夷所笑哉

雪峯百里間多簝竹筍味甚美寺衆自三月至六月猶饜飫是義存禪師手植余考戴凱之竹紀六七十種而無簝竹先方伯贈尚書府君譜竹尤多亦不之及近杭

僧龕堂有詩名其自號殆取諸雪峯云龕音谽字書云空大也

五代楊少師凝式旦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請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陳太常音也罷相似雖似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意可以心空及第

歐陽文忠詩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談雒陽進花始於李文定迪非始思公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湧出公搆亭泉上刻石記之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范公祠泉清洽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籠水亦名顏孃泉北流歷淄川長山新城為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峯上之書堂西峯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

益文正幼隨其母流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孤貧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之范泉則既貴後宦游之蹟也世或不知故詳著之

海寧陸處士氷修嘉淑昔在京師與范愚山閏章梅耦長庚每夕必過予邸不冠不襪縱談至夜分始別去陸有絕句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紉益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紀實事冷齋夜話以為用方言則鑿矣

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禮天然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温台諸山中無定所或云有見之武當者終不詳其蹤跡也或以問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還乘雲或作孤飛鶴來往天台鴈宕間昇予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廩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苕雲歸落水死其詩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雯天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為仙才亦以甲申病

歿於家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惜哉

予童子時嘗夢人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子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覺而不知所謂後亦卒無驗云

香祖筆記卷九